

运河流到北京城

肖复兴



运河流到北京城的时候，才算是流到了尽头。在我小时候，总认为杭州是运河的起点，北京城是运河的终点，大运河是一直滚滚从南往北流的。这一印象始终未灭，一直保存在我的脑子里。以后，曾经到了苏州、扬州，到过济宁，也到过家乡沧州一路运河流淌，船只飘荡，但总觉得那运河水是朝着北京城流去的。心里有时会想，如果没有北京城，运河水会流到哪儿是终点站呢？俗话说：编篮编篓，全在收口，恐怕哪座城池都无法是它的收口，只有北京城才是大运河最好的收口。

这样说，也许有些自大，就因为北京城是京城？在隋朝开凿大运河时，北京可还不是中国的首都呢。

大运河绵延两千里，流到了北京城，真的就流到了头。即便在这漫长的流淌过程中，北京城不是大运河的华彩乐章，却也是它漂亮而悠远的终曲。

如今，在北京城里面，已经见不到大运河的影子了。如今的运河水流到通州就戛然而止。几年前，我到通州潞河中学讲课，特意到学校后面看运河，河水清浅浑浊，像是电影里穿着一袭旗袍的瘦削的张曼玉。想起清人写过的一首叫做《潞河棹歌》的诗：“喜运南潮似砥平，帆樯北指更澄清，正供岁岁充天庾，无待占风达帝京。”写的是流经这里的运河，南来北指，抵达帝京，正沿着历史的轨迹流向北京城。只是，那时候，没有了南潮激荡的劲头，也没有了帆樯林立的影子，不禁边看边想，不要和历史相比，就是和我童年看到的和想象的运河相比，还是一样的吗？

我不敢确定。

运河最早的终点，曾经是在通州这

里。但是，到了元代，运河继续向京城挺进，流经通惠河，直抵京城腹地积水潭，漕运码头也就从通州转移到了那里。到了明代，大运河的终点从积水潭南移至前门外，也就是现在前门楼子的东南面。那时候，大运河的漕运码头，辉煌地在这里矗立，河水浩浩在这里荡漾。否则，这里不会有鲜鱼口和西河沿、东河沿。如今，这些地名依然承载着运河的历史记忆。新近改造的鲜鱼口的东侧，特意立起一组雕塑铜像，卖鱼的小贩放下担子，正在手持一柄秤，给顾客称鱼，担子两侧的篮子里，活蹦乱跳着几条鲜鱼，仿佛就在刚才，鱼贩刚刚从码头的渔船上挑来鲜鱼，挑上岸来叫卖。据说，鲜鱼口这个地名，就是因为鱼贩“卖鲜鱼来，鲜鱼买来哟”的叫卖声得来。

我小的时候，家住在鲜鱼口北边不远，就在现在立起这组铜塑像的地方，叫做小桥，说明这个地方以前是有座小桥的，桥与河是连在一起的。河没有，桥没有了，一个以小桥命名的副食品商店，一直挺立到前几年这里的拆迁改造。在小桥的东边一点，还有一个叫

做梯子胡同的地方，何谓梯子？是说那里地势低，得需要梯子才能爬上岸来。再往东一点，还有三里河、水道子等地，都说明，这里曾经是运河水荡漾过的地方。当然，我小时候，这里已经没有河水了。不过，自从在历史课本里学到了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的课文之后，大运河便不再只存在于历史课本里，而活跃在我的想象之中。那时候，去鲜鱼口买东西，穿过三里河去上学，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象几百年前，脚底下，不是柏油马路，而是水波激荡的运河水呢。一直到前几年，为写《蓝调城南》一书，我重返旧地，又来到前门一带走访，在离鲜鱼口不远的长巷头条的湖北会馆的大门前，和一位八十七岁的老太太聊天。她对面的院子，以前是山西人开的一家银号，有高高的台阶，明显比湖北会馆高。这都是以前运河流淌过遗留下的痕迹，即使几百年过去了，依然存在，比人的记忆还可靠。从院门里出来一个男人，站在台阶上，像站在戏台上，高出我们两人一大截。心里想过去有水的时候，他就是站在水边，一招呼，船就摇过来了，而我和老太太起码是在水中半米以下了。运河水波荡漾的情景，只存活在我的想象中。

但是，运河确实是流到过这里的，流到前门楼子前、皇城根儿下的。只是，那是在明朝时的情景了。

不过，在我小时候，在崇文门东边一点，也就是现在东便门的明城墙前，是见过真正的运河的，证明运河不仅存活在我的想象中，也存在于现实中。运河确实是流到北京城里为其终点的。

那时候，北京有名的蟠桃宫，就建在这里，正好是在河边上。蟠桃宫是座道观，最早建于明代，正是运河浩浩荡荡从这里流过的鼎盛年代，想蟠桃宫之所以选择这里兴建，而且依托于运河，是借势借景之作。我小时候见到的蟠桃宫，是清康熙年间重修之后一再补修过的。庙门正对着河水，天光云影和山门一起倒映在水中，风格上是不错。而且，这里异常开阔，那时候，河里还可

以跑船呢。每年阴历三月三，北京城里著名的蟠桃宫庙会在这里举办，“蟠桃盛会”四个大字，当初就刻在庙的山门两侧的琉璃砖上。所以，同在明朝时候，在它的北面有普陀寺、金山寺，东边有观音庵、关帝庙，都是在运河两岸，香火异常鼎盛。清末震钧写的《天咫偶闻》中说蟠桃宫“庙极小，庙市最盛”，并形容它“地近河坝（坝即河边空地），了无市语；春波泻绿，软土铺红；百戏竞陈，大堤入曲；衣香人影，摇曳春风，凡三里余”，并盛赞它是“一幅活《清明上河图》也”。

清时还有诗存证那时的风光：“蟠桃宫里看烧香，顽要延河日正长，童冠归来天尚早，大通河上望漕粮。”正是兰亭修禊日，好看曲水丽人行，金梁风景真如画，不枉元官号太平（蟠桃宫全名叫护国天平蟠桃宫）。"

震钧和清诗里所说的“春波”“大堤”“曲水”，说的都是运河，没有了运河，蟠桃宫的风光少了一半。那时候，运河流经这一段，叫做大通河，在东便门附近，也就是现在明城墙角楼的东南面一点，还曾经有座桥，叫做大通桥。“大通河上望漕粮”，说明那时候河上能跑进漕粮的大船。运河水，正是流到这里就要流到它的终点，前面就是漕运码头了。南来的运粮以及运送所有物品的船只，就要停靠在这里了。那时候，这里是极其风光浩荡的。

那时候，沿着运河往东再走一段，到二闸，是品酒喝茶看景致的好去处。运河水正是从这里，进入了内城，到达了北京城。清诗有句：“乘舟二闸欲出探，食小鱼汤味亦鲜，最是往东楼上好，槐檐烟雨似江南。”二闸风景旖旎，是进入京城的一道闸门，更是进入京城的一道风景，运河水，在这里缓缓跌宕了一下，像是长跑运动员快要跑到终点，呼出一口长气，喘息了一下，舒展了一下腰身，把最美好的精神气儿和景色，一并留在了这里。我小时候，二闸虽然已经没有了这样烟雨江南的景色，但到二闸喝茶去，还是老人们的口头禅。想浩浩两千里运河水，流到了这里，前面就不再是烟雨江南或田野北方的景色，而是有红墙碧瓦，有官阙飞檐，有雕龙画壁，有泰时明月汉时光，为其作传为钟鼎齐鸣的辉煌终曲，难道不是最好的收

名家新作

明镜照物 妍媸毕露

——读孙郁《民国文学十五讲》

徐小斌

当代天才，但奇怪的是，很多、可以说绝对是绝大多数中国作家都不认可他，记得二〇一一年和一位作家一起去哈佛讲学，路上跟他谈起木心，他觉得我对木心的欣赏很奇怪，难以理解。后来还有一些好作家，谈起木心都觉得不以为然，但是在孙郁这里，我找到了知音。其实远不仅仅是木心，我觉得从孙郁的文字中，我的许多看法与他是一致的。包括批评家首先应当是美文家这样的看法。当然，这未免对批评家有点苛求了，但是批评家如果完全不讲究文字，那么文学批评也就成为了反讽。

无论怎样，在这个浊世里，依然有孙郁这样讲究文字的文人雅士，对我们这些爬格子的人来讲，实乃幸事。

其次，孙郁是极善于用一种独特的角度去诠释作家和作品的。譬如对于鲁迅，他提到的鲁迅文字背后隐藏的“暗功夫”，其实指的就是鲁迅的知识结构。鲁迅是在金石学、考古学、科学史、文字学、哲学、美学、民俗学、心理学、历史等等方面都有着深入研究的一位作家，他有着广泛与驳杂的知识谱系，他的文字背后“拖着历史的长影”，所以才会有如此的厚度。对此我感受颇深，去年早些时候我接了国家开放大学的二十讲西方美术史的微课程，讲到比亚兹莱的时候就不得不提到鲁迅，要知道，首先把比亚兹莱介绍到中国的正是鲁迅。他自费为比亚兹莱出版了《比亚兹莱画选》，并且生平第一次对一个画家高度评价赞美：“没有一个艺术家，作为黑白画的艺术家的，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声誉；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一般广阔。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性艺术家，比亚兹莱是无匹的。”在我研究比亚兹莱的时候，同时也为鲁迅的眼光所惊诧，要知道，比亚兹莱确是一个天才，但他更是一个妖孽，

是西方绘画史上最具争议性的艺术家，当年他和王尔德合作的《黄面志》，导致王尔德以有伤风化罪被捕，而且那本杂志也被封了，“黄书”即由此而来。至今对比亚兹莱依然争议不休。但是鲁迅能在上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如此推崇比亚兹莱，充分说明鲁迅的思想非常前卫，兼具东西方的知识储备，具有国际性眼光。比照我们当代作家，在知识结构、人文素养等方面根本就无法望其项背。这也是很多当代作家走不远也写不深的根本原因所在。孙郁作为研究鲁迅的大家，可以说对鲁迅的了解从宏观到微观，从表层到背景，是深入洞察细致入微的，而他选择了从“暗功夫”这一角度诠释鲁迅，是非常独到也是非常深刻的。甚至我由此联想到：孙郁本人也是隐藏着“暗功夫”的，假如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先进的知识结构，是不可能有这样洞察入微的眼光。

其三，虽然孙郁从不以一位批评家自居，但是我认为他是当代最好的批评家之一。为什么这么讲？我认为一个好的批评家，不但要有独到的眼光、先进的知识结构、公正平和的心态、专注严肃的治学精神，最重要的，还要达到一定的境界，这才会有伯乐相马、庖丁解牛、师旷治音，这样才能从作品的表相中，辨出真正的艺术境界的高低，譬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坛三杰顾恺之、张僧繇、陆探微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分高下的，但是唐代著名书法家也是书法理论家张怀瓘的眼光就非常厉害，他这样说：“象人之美，张得其肉、陆得其骨、顾得其神，神妙无方，以顾为最。”张怀瓘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了，他能穿透表相，看透作品的灵魂，看出顾恺之的“独妙于神”，这个必须达到一定境界，而我们这个时代的

作家的气节

赵晏彪

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作家笔下常写常新的一个话题，而作家的气节与骨气，往往是读者通过作家的言行从而衡量其是否有人格、有脊梁的一把尺子。

自古以来，中国文人就有忧国忧民的情怀，每当国家陷入战争的泥沼中的时候，以笔为枪，往往都是文人们心中有担当、共抒国难的一种方式方法。气节、操守、骨气，从来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、文人的脊梁。

当抗日战争硝烟燃起时，许多文人悲愤于国土沦丧、强敌入侵，痛恨于自己不能效命疆场杀敌报国，只好采用另一种方式，以笔为矛进行抗战，创作了大量的鼓舞士气、宣扬抗敌精神的作品。

一九三四年冬，诗人、剧作家田汉被捕后，在监狱中为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写下主题歌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经聂耳谱曲后，随着电影的放映而迅速传遍全国，激励无数爱国志士和青年人投身到抗日战争中。中国第一个全文译出了《共产党宣言》这部经典著作的陈望道，曾与鲁迅、叶圣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“中国著作家抗日会”。巴金的《抗战三部曲》、艾青的《火把》、臧克家的《从军行》、光未然的《黄河大合唱》、范长江的《台儿庄血战经过》、骆宾基的《东战场别动队》、萧乾的《血肉筑成的滇缅路》、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、丁玲的《一颗未出膛的子弹》、赵树理的长篇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、赵犁的《白洋淀纪事》、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、林语堂的长篇小说《风声鹤唳》、舒群的《没有祖国的孩子》……一篇篇，一章章，一首首，都是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，让民族的文学艺术生命倔强地存活下去的生命之歌。

当然，也不乏没有气节和骨气的文人。在北京有一条为纪念二十九军抗日将领赵登禹将军而命名的胡同，在赵登禹路胡同的北口有一处四合院，便是周作人的故居。历史如此的巧合，将两个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同命运、不同思想、不同气节的人连接在了一起。周作人的骨头在文人当中属于软的，他的气节也是多变的。他本来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山鼻祖之一，但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，他却以“中国必败”的言论成为汉奸。与留在沦陷的北平、为保晚节都郁郁致病逝去的钱玄同，为躲避日寇、在流浪中殚精竭虑、夜以继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贫病而亡的朱生豪，客死香

港的文化界泰斗蔡元培，写出大量抗日歌曲、病死家中的音乐家黄自等人相比，周作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。

七十年了，这些爱国作家虽已作古，但他们依旧伟大。七十年了，这些作家的气节，依然被后人传颂。无论是正面战斗，还是敌后战场，他们以笔为武装浴血奋战、视死如归，与各界民众万众一心、同仇敌忾，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，用生命、智慧和气节谱写了一曲曲、一首首感天撼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。他们的伟大，就是因为他们是有民族气节的作家、真正的爱国主义者。

作家以笔作枪是一种家国情怀。家是个人的放大，国又是家的放大。作品，是一个作家气节的反映；文学，是一个时代气节的体现；生者，永远铭记那段耻辱的历史；历史，永远镌刻有气节的作家。

“学者的墨汁，在某种程度上要比英雄的鲜血还可贵。”让我们铭记住这位

世象杂谈

青虫一样的火车（外一首）

史淑芸

砖头像积木一样搭建着
上面站着农民工，踮着脚尖

趴在墙头望里面
青虫一样的火车

举起手里的苹果
狠狠咬一口，咔嚓

与火车的鸣声融为一体
咬掉与火车之间的距离

跟着声音，撑着白色的风
飞翔南方小木屋

拿起笔，却无法落下一根线条

站在楼梯口

为了触摸楼顶的白玉兰花

开始数，台阶

从零到第三十九个的时候

却怎么也数不清摸不着
到底还有多少

我不想如此孤独着，与自己

在孤独中迷失孤独

在热闹里可耻地热闹着

停止一切关于梦的演绎

为了逃避必将清数完毕的台阶

回到起点寻求

记忆力最初的痕迹，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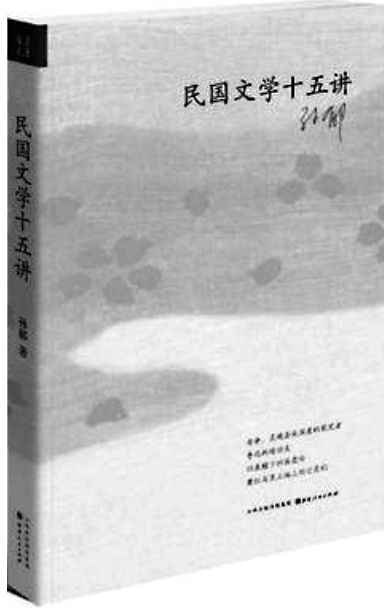
将要如此停止吗

新安装电池的钟表

响起阵阵佛乐

拿起笔

却无法落下一根线条



批评家，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。

并且，优秀的批评家是一定要有风骨的。譬如，同为才子，屈原的《离骚》哀民生之多艰，宋玉的《风赋》夸大王之雄武，作为批评家，你说谁的好？赵燕的《疾邦诗》为人民泄愤，司马相如的《长门赋》为皇后抒愁，你说谁的好？储光羲的田园诗，一心粉饰太平，聂夷中的悯农诗，敢于揭露黑暗，你又说谁的好？——“正邪自古同冰炭，毁誉于今看伪真。”正如晚清诗人何绍基说的：“同流合污、胸无是非，或适时好、或傍古人，是谓之俗；直起直落、有感则通、见义勇赴，是谓不俗。”做一个不俗的、有风骨的批评家很难，在当下，在今天，尤其难。但是孙郁做到了。

明镜照物，妍媸毕露。祝贺孙郁新书出版，相信他在妍媸好恶、正邪毁誉面前，永远心

书海拾贝